

劔

筭

劍筴第十卷標目

鐔于篇

凡四十一條

女子劍

丈劍

雞冠而舞劍

凡三條

虎幄劍

從者不說劍

劍新冶

淮南太子劍戲

畫劍

柏谷劍

凡二條

建章宮逐劍

昌邑王劍戲

旄頭劍

劍游

劍入非常室

天劔

劔眠

劔柱

讓劔

琨華堂倚劔

劔擊白日鬼

望劔

劔舌

劔筴

卷十

鐔于

二

翠樓草字

墜劍標

陳初劍謠

衣藏劍

引劍防犬獠

綵衣劍

劍蠅

劍入羽林營

夢千劍

集劔

海上仙峰劔

劔封侯

劔棟

南楯題劔

啣劔效郭璞

星月徵劔

好劔槩

劍鋤花

劍聲

宦官劍珮

劍名奪命龍

鹽城劍

陳州婦人劍

戰酣劍折

劍倚門

劍筴第十

明齋錄異言譚輯

新野馬之駿訂正

臨川吳之甲授鏡

錚于篇

天以不見爲玄然其譴告人君甚微而著矣故曰錚于猶丁寧意乎

笑曰楚莊見天不妖地不孽則禱于山川曰天其忘予歟君子謂莊王能求過于天者矣然則清明在躬苟無穢也何禳焉夫蠶珥絲而絃絕東風至而洒清儒者以爲奇可而怪非人所意之事惡

劍筴

卷十

錚于

一

三頁

乎極哉傳稱貌言聽視皆有妖而貌則以服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故曰不衷身災劔非服之大者歟行則福廢則覆佳兵不祥其事好還聖賢著龜蓋凜若帝監之在矣乃歷古所紀王公國君列士齊民稀不以劔敗者飛蓬隨風微子與歎思深哉其言之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筴錡于

女子劔

夏桀無道妹喜爲丈夫服帶劔傳冠

世紀

丈劔

衛靈公太子蒯瞶好帶劔長一丈公怒之

乃作長一尺劔

古史考

雞冠而舞劔

子路帶雄雞之冠拔劔而舞曰古之君子以劔自衛乎夫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

仁以爲衛不善則以忠化寇暴則以仁禦

何恃劍焉

莊子

子路戎服見于孔子拔劍而舞曰古之君

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

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

之外

知見知也
說苑作聞

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

則以仁固之

也

何恃劍乎子路曰由乃

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矣

史記子路性
鄙好勇立志

仇直冠雉雞佩假豚險暴孔子孔子設禮
稍誇于路于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
弟子此蓋初見
時孔子家語

子路持劔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
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也
若善人善之者無所事劔矣孔子曰君子
以忠爲質以仁爲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
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必
持劔乎子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說苑

劍筴

卷

子路

三

翠輦堂

虎幄劔

哀公十七年春衛侯爲虎幄於藉圃

於藉圃之

圃新造幄幕皆以虎獸爲飾

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

焉太子請使良夫

以良夫應爲令名

良夫乘衷甸

兩牡

衷甸一轅卿車甸時證反說文作佃一轅車也

紫衣狐裘

紫衣

君至袒裘不釋劔而食

食而熟故偏袒亦不敬

太子

使宰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三罪紫衣袒裘帶劔

傳左

從者不說劍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

舍諸晉陽午許諾

十年趙鞅圍衛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

今欲從者晉陽晉陽也

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

可衛是以爲邯鄲

言衛以五百家常爲是故與邯鄲親邯鄲

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

之

侵齊則齊當來報欲因懼齊而徙則衛與邯鄲好不絕

乃如之而

歸之于晉陽

欲如是謀而後歸衛貢

趙孟怒召午而

劍筴

卷十

第十

四

翠樓堂

囚諸晉陽

趙鞅不察其謀謂午不用命故囚之

使其從者說

劔而入涉賓不可

涉賓午家臣不肯說劔入欲謀叛

乃使

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

所欲立

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邯鄲人更立午宗親

遂殺午

傳

劔新冶

梁孝王以讒怨表益使人來殺表益袁益顧之曰我所謂表將軍者也公毋無誤乎

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劔劔著身視其劔
新冶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某子來
冶此劔

謂梁國之郎是孝王官屬
某子史失其姓名也

史記

晉潘岳西征賦弔表絲之正議伏梁劔

于東郭

淮南太子劔戲

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劔自以爲人莫及聞
郎中靄被巧

索巧者謂
善用劔也

乃召與戲被一再

辭讓誤中太子

樂彥云初一讓王至二讓徐遂不讓故云一再讓而

誤中太子也

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

詣京師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計欲無遺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即訊太子

樂彥云即就淮南按之不待詣河南也

當是時淮南

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

丞主刑獄囚徒丞順三意

不遣太子應逮書

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

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踪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治王

史記

畫劔

廣川王去

廣川王即繆王齊太子也師受易論語孝經皆通

好文

辭方伎博奕倡優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

袴長劔

成慶古之勇士也事見淮南子或曰荆卿非也

去好之作

七尺五寸劔被服皆效焉

漢書

栢各劔

武帝好微行嘗至栢谷夜宿逆旅翁惡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劔主人嫗出遇客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且有備不可圖也天寒嫗酌酒多與其夫夫醉嫗自縛其夫諸少年皆走嫗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旦土去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

嫗金千斤擢其夫爲羽林郎

三輔
故事

漢武帝嘗微行造主人家家有婢國色帝
悅之仍留宿夜與主婢臥有一書生亦寄
宿善天文忽見客星將掩帝座甚逼書生
大驚懼連呼咄咄不覺聲高仍又見一男
子操刀將入戶聞書生聲急謂爲已故遂
縮走客星應時而退如此者數過帝聞其
聲異而問之書生具說所見帝乃悟曰必

此人婿也將欲肆兇惡於朕仍召集期門
羽林詔主人曰朕天子也于是禽奴問而
歛服乃誅之帝歎曰斯蓋天啓書生之心
以扶祝朕躬乃厚賜書生焉

謹按此段出
廣心守疑

即伯谷微行事而小變
其說耳因並存之也

晉潘岳西征賦

厭紫微之間敞甘微行

以游盤長傲賓于柏谷妻覩貌而獻餐
壽匹婦其已泰胡厥夫之謬官管明王

之巡幸固清道而後往懼街蹶之或變
峻徒御以誅賞彼白龍之魚服挂豫且
之蚤網輕帝重于天下奚斯漸之可長
唐李德裕獻丹戾防微箴柏谷微行豺
豕塞路覩貌獻餐斯可戒懼

建章宮逐劍

漢武帝居建章宮親見一男子帶劍入中
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劍走逐

之弗獲上怒斬門候閉長安城門大索十

一日巫蠱始起

漢書

昌邑王劔戲

昌邑立爲皇太子常買雞豚以食引內昌
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
內教戲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
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會下還上前殿

謂極之人冢墓還不

居喪位便處前殿也 擊鐘磬召內泰壹

宗廟樂人輦道牟首

祭泰壹神樂人也輦道閣道也牟首池名

也在上林苑中方在衰至而輦游于池言無哀感也召泰壹樂人內之于輦道牟首而鼓吹

歌舞悉奏衆樂發長安厨三

歌舞也太牢具祠閣室中祀已與從官飲啗駕法

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苑鬪虎召

皇太后御小馬車

小馬可以果對下馬使之故號果下馬使官

奴騎乘游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

劍筴

卷

鐔

九

軍機草堂
二八十七

黃綾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

免奴謂免奴故爲良人

者

變易節上黃旄以赤發御府金錢刀劍

玉器采繒賞賜所與游戲者與從官奴奴

夜飲湛沔于酒

漢書

旄頭劍

宣帝時聞京房爲易明求其門人得梁丘賀賀時爲都司空令坐事論免爲庶人待詔黃門數入說教侍中

爲諸侍中說經爲教授

以召

賀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爲郎會八月飲耐

行祠孝昭廟

子行謂天

先毆旄頭劔挺墮墜

首垂泥中

挺引也劔自然板引出也降古地字

乃鄉乘輿車

鄉讀

馬驚于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

還使有司侍祠是昔霍氏外孫代郡太守

任宣坐謀反誅

霍光傳云任宣霍氏之婿此云外孫誤也

宣子

章爲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

居廊間

郎皆卑承于章玄服以剛也

執戟立廟門待上

劍筴

卷

鐔子

土

早惟章上定
二六十六

至欲爲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
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繇是
近幸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

漢書

劔游

成帝鴻嘉永始之間好爲微行出游選從
期門郎有材力者及私奴客多至十餘少
五六人皆白衣袒幘袒幘不加冠帶持刀劔或
乘小車自者在茵上

茵車上蓐也御者錯亂更在茵上坐也車

小故御者不得迴避
而在天子前上也

或皆騎出入市里郊

埜遠至旁縣時大臣車騎將軍王音及劉

向等數以切諫谷永曰易稱得臣无家

損卦

上九
又辭

言王者臣天下無私家也今陛下弃

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

稱好匹夫之卑字

稱張放家人是為卑字
為後行故變易姓名

崇聚票輕無誼之人以為私客

票匹
妙反

置私

田于民間畜私奴車馬於北宮數去南面

之尊離深宮之固挺身獨與小人晨夜相

隨

挺引也

鳥集醉飽吏民之家

乍合乍離如鳥之集爾

服共坐溷肴亡別

溷肴謂雜亂也

閔勉遯樂晝夜

在路

閔勉猶龜勉言不息也遯樂言流遯爲樂也

典門戶奉宿

衛之臣執干戈守空宮公卿百寮不知陛

下所在積數年矣昔號公爲無道有神降

曰賜爾土田

春秋左氏傳莊公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號公使視應宗

區史踰享焉神賜之土田史踰口號其亡乎

言將以庶人受土

田也諸侯夢得土田爲失國祥

僖公五年
晉滅虢虢

公醜奔
京師

而况王者畜私田財物爲庶人之

事乎

漢書

劔入非常室

成帝綬和二年八月唐申鄭通里男子王
褒衣絳衣小冠帶劔入北司馬門殿東門
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帷組結佩之招前
殿署長業等曰天帝令我居此業等收縛

考問病狂易不自知入宮狀是時哀帝即位莽乞就第天知其必不退而因是是象姓名章服甚明

漢書

天劍

成帝建始三年七月夜有青黃白氣長十餘丈光明照地或曰天裂或曰天劍

伏侯古今

注

謹按劉向言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其有感于建始之際乎

星狀劔

妖星十一曰天譏彗出西北狀如劔長四五丈或曰如鈎長四丈或曰狀白小數動主殺爵出則其國內亂其下相譏爲飢兵赤地千里枯骨藉藉

晉書天文志

劔火

惠帝元康五年閏月庚寅武庫火張華疑有亂先命固守然後救火是以累代異寶

王莽頭孔子履漢高祖斷白蛇劍及二百萬人器械一時蕩盡是後愍懷見殺太子之罰也天戒若曰夫設險擊柝所以固其國儲積戎器所以戒不虞今冢嗣將傾社稷將泯禁兵無所復施皇旅又將誰衛帝後不悟終喪四海是其應也張華閭纂皆曰武庫火而氏羌反太子見廢則四海可

知

晉書五
行志

奪劔

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劔入省尚書張陵呵叱之令出勅羽林虎賁奪冀劔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而百僚肅然初冀弟不疑爲河南尹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罾也陵對曰誤見擢序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

漢書曰

劍舞席上

初孫權以妹妻漢王妹劉烈壯猛有兄策
風王嘗入內妹拔劍舞于席上王甚憚之

吳志

劍偃月

陽燧取火于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銷鍊
五石鑄以爲器乃能得火今妄取刀劍偃
月之鉤摩以向日亦能感天

論衡

取官劔

任城孝王尚元和元年封食任城亢父樊

三縣

亢父樊立屬東平國亢父故城在今
兗州任城縣南樊故城在今瑕丘縣

西南

也立十八年薨子貞王安嗣永元十四

年封母弟福爲莒鄉侯永初四年封福弟
亢爲當塗鄉侯安性輕易貪吝數微服出
入游觀國中取官屬車馬刀劔下至衛士
米肉皆不與直國相行弘奏請廢之

後漢書

劔眠

南齊蔡約爲黃門郎領射聲校尉通直常侍領驍騎將軍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永明八年八月合朔約脫武冠解劔于省眠至下鼓不起爲有司所奏贖論

南齊書

劔柱

孫護仕慕容氏爲北部尚書累遷尚書左僕射馮跋之潛至龍城也匿于其室及僭

偽號署爲侍中尚書令封陽平公護里有
犬與豕交護見而惡召太史令閔尚筮之
尚曰犬豕異類而交違性失理其於洪範
爲犬禍將悖亂失衆以至敗亡明公位極
冢宰遐邇具瞻諸弟並封列侯貴傾王室
妖見里庭不爲它也願明公戒盈滿之失
修尚恭儉則妖怪可消永享元吉護默然
不悅昌黎尹孫伯仁護弟叱支叱支弟乙

拔等俱有才力以騎勇聞跋之起兵勛力居多並冀開府不得遂有怨言每於朝饗之際常拔劍擊柱曰建興大業有殊功焉而滯于散將豈是漢祖河山之義乎跋怒殺之于是進護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以慰其心護自三弟誅後常怏怏有不悅之色跋怒醜之

北燕錄

讓劍

余朱世隆字榮宗榮從弟也莊帝之將圖
余朱榮屏人言世隆懼變乃爲匿名書
自勝其門曰天子與侍中楊侃等爲計欲
殺天柱還復自以此書與榮妻北鄉郡公
主并以呈榮勸其不入榮毀書唾地曰世
隆無膽誰敢生心世隆又勸其速發榮曰
何忽忽皆不見從榮死世隆奉榮妻燒西
陽門夜走會兆于河陽兆旣平京邑讓世
劍筴

卷十

鍾子

六

罕備草堂

二百六十一

隆曰叔父在朝多時耳目應廣如何令天
柱受禍按劔嗔目詞色甚厲世隆遜詞拜
謝然後得已而深恨之初世隆之爲僕射
尚書文簿在家省閱性聰解又畏榮深自
刺勉留心几案傍接賓客遂有解了之名
榮死之後無所顧憚旣摠朝政生殺自由
兄弟皆從各擁強兵割制四海于是天下
之人莫不厭毒及齊神武起義兵世隆獨

深憂恐斛斯椿既據河橋盡殺世隆黨附
令行臺長孫承業詣闕奏狀掩執世隆及
兄彥伯俱斬之初世隆曾與吏部尚書元
世儁握槊忽聞局上訖然有聲一局子盡
倒立世隆甚惡之又曾晝寢其妻奚氏忽
見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就視而世隆
寢如故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吾頭持去
意殊不適未幾見誅

非史

琨華堂倚劍

呂超擅伐鮮卑思盤思盤訴超于呂纂呂
纂召超怒曰卿恃兄弟桓桓欲欺吾也要
當斬卿然後天下可定超頓首不敢纂因
引超讌於內殿呂隆屢勸纂酒已至昏醉
乘輓車將超等游于內至琨華堂東閣車
不得過纂親將寶川駱騰倚劍于壁推車
過閣超取劍擊纂刺纂洞胸斬纂首以狗

曰纂違先帝之命殺害太子荒耽酒獵昵
近小人輕害忠良以百姓爲艸芥超以骨
肉之親懼社稷顛覆已除之矣上以安宗
廟下爲太子報仇初纂嘗與鳩摩羅什基
殺羅什子曰所胡奴頭羅什曰不所胡奴
頭胡奴斫人頭超小字胡奴竟殺纂驗矣

惡口上曰

呂纂昏虐任情游田無度荒耽酒色不恤

政事番禾太守呂超擅擊鮮卑思盤思盤遣弟乞珍訴超于纂纂召超及思盤皆入朝超至姑臧大懼深自結於殿中監杜尚纂見超怒責之曰卿恃兄弟桓桓乃敢欺吾妻當斬卿天下乃定超頓首曰不敢纂本以恐惕超實無意殺之因引超思盤及諸臣同讌于內殿超兄中領軍隆屢勸纂酒已至昏醉乘步輓車將超等遊禁內至

瓊華堂東閣車不得過纂親將寶川駱騰
倚劍于壁推車過閣超取劍擊纂纂下車
禽超超刺纂洞胸奔于宣德堂川騰與超
格戰超殺之纂纂在位三年死纂未死時
嘗與鳩摩羅什博戲或共圍棋殺羅什子
曰斫胡奴頭羅什曰不能斫胡奴頭胡奴
將斫人頭此言有爲而纂不能悟光弟珽
有子名超小字胡奴竟以殺纂終如什言

後漢書

劍擊白日鬼

初蜀賓沙門曇無讖東如鄯善自云能使鬼治病且有秘術令婦人多子與鄯善王曼頭陀林淫通發覺亡奔涼州阻渠蒙遜甚重之號曰聖人無讖以男女交接之術教授婦女蒙遜諸女及子婦皆往受術世祖聞之遣使來迎且告蒙遜曰若不遣讖

便即加兵蒙遜事誠日久未忍聽去後竟
發覺其事拷訊殺之蒙遜末年荒淫猜虐
忍于刑戮群下苦之閨庭之中略無風紀
義和三年夏四月蒙遜寢疾左右常白日
見鬼以劍擊之未幾夢于路寢

北涼錄

望劍

張敬兒姓好卜術信夢尤甚初征荊州每
見諸將師不遑有餘計惟叙夢云未貴時

夢居村中社樹欵高數十丈及在雍州又
夢社樹直上至天以誘說部曲自云貴不
不可言由是不自測量無知又使於鄉里
爲謠言使小兒輩歌曰天子在何處宅在
赤谷口天子是阿誰非豬如是狗敬兒家
在冠軍宅前有地名赤谷旣得開府又得
斑劍語人曰我車邊猶少斑斕物聞人聞
其言說之事達武帝武帝疑有異志收敬

兒敬兒脫冠貂投地曰用此物誤我伏誅
敬兒始不識書及爲方伯乃習學讀孝經
論語初徵爲護軍乃潛於密室中屏人學
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妾侍竊窺笑焉將拜
三司謂其妻嫂曰我拜後府開黃閣因口
自爲鼓聲初得鼓吹着便奏之又於新林
姥廟爲妾祈子祝神口自稱三公其鄙俚
如此始其母於田中卧夢犬子有角舐之

劍筴

卷十

對子

三

學編草堂
二五十三

已而有娠而生敬兒故初名狗兒又生一子因狗兒之名復名豬兒宋明帝嫌狗兒名鄙改爲敬兒故豬兒亦改爲恭兒

南齊書

劍舌

初梁武帝在西邸與約游舊時帝勛業旣就天人允屬約常扣其端帝默然而不應它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萬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

以保其福祿今童兒牧豎悉知齊祚之終
且天文人事表革運之徵永元以來尤爲
彰著讖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歷然在記
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帝曰吾方思之
約曰公初起兵樊沔此時應思今日王業
已就何所復思昔武王伐紂始入人便曰
吾君武王不違人意亦無所思公自至京
邑已移氣序比於周武遲速不同若不早

定大業稽天人之望勝一人立異便損威
德且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
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
臣分定無復異圖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
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帝然之約出召范
雲告之雲對略同約旨帝曰智者乃爾暗
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
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帝令草其事

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帝初無所改
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
閣外但云咄咄約出雲問曰何以見處約
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帝召雲
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
今自才智從橫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
不異約今日知公帝曰我起兵于今三年
矣功臣諸將寔有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

二人也初武帝有憾于張稷及卒因與約
言之約曰左僕射出作邊刺史已往之事
何足復論帝以爲約婚家相爲怒約曰卿
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輦婦內殿約懼不覺
帝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床憑空墮于戶
下因病夢齊和帝劔斷其舌召巫視之巫
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于天稱禪代之
事不由已出遂卒

梁書

劔狗

張頎西域校尉張頎以怨殺麴儉臨死有
恨言後頎夜見白狗自拔劔斫之不中頎
便倒地不起左右見儉在旁遂以暴卒六

國春秋
前涼錄

墜劔標

侯景迎豫章王即皇帝位忽有回風自永
福省吹其文物皆倒折景加九錫忽有野

鳥翔于丹書之上赤足丹嘴形似山鵲賊徒競射之不能中及禪位景所帶劍水精標無故墜落手自拾之將登壇有兔自前而走俄失所在

梁書

陳初劍謠

日西夜鳥飛拔劍倚梁柱歸去來歸山下

前史

衣藏劍

鄭韶者隋煬帝時左散騎常侍大業中授
閩中太守韶養一犬憐愛過子韶有從者
數十人內有薛元周者韶未達之日已事
之韶遷太守略無恩恤元周忍恨以刃又
伺其便無得焉時在閩中隋煬帝有吏到
韶排馬遠迎之其犬乃啣拽衣襟不令出
宅館吏馳告云使入郭韶將欲出爲犬拽
衣不放韶怒令人縛之於柱韶出使宅大

門其犬乃掣斷繩而走依前拽韶衣不令去韶撫犬曰汝知吾有不測之事乎犬乃嗥吠跳身于元周隊內咬殺薛元周韶差人搜元周衣下果藏短劍耳

集異記

引劍防犬獠

貞觀十七年七月民訛言官遣張根殺人以祭犬獠云其來也身衣狗皮銹爪每于暗中取人心移時而去于是更相震怖每

夜驚擾皆引弓劔自防無兵器者削竹爲
之郊外不敢獨行太宗惡之令通夜開諸
坊門宣旨慰諭月餘乃止

集異志

綵衣劔

常山愍王承乾使戶奴故十百人習音聲
學胡人椎髻剪綵爲舞衣尋撞躡劔鼓鞞
聲通晝夜不絕

舊唐書

劔蠅

卅

武三思性急方書有蠅飛在筆端去復來
思怒投筆拔劍逐之未幾事敗伏誅

唐逸史

劍入羽林營

景雲中諸韋共勸韋后遵武后故事相王
子臨淄王隆基先罷潞州別駕在京師陰
聚才勇之士謀匡復社稷隆基微服與幽
求等入苑中會鍾紹京解舍紹京悔欲拒
之其妻許氏曰忘身殉國神必助之且同

謀素定今雖不行庸得免乎紹京乃趨出
拜謁隆基執其手與坐時羽林將士皆死
玄武門逮夜葛福順李仙鳧皆至所請號
而行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劉幽求曰天
意如此時不可失福順拔劍直入羽林營
斬韋璿韋播高嵩以徇曰韋后醜殺先帝
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諸韋馬鞍以上皆
斬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

黨者罪及三族羽林之士皆忻然聽命乃
送璿等首于隆基隆基取火視之遂與幽
求等出花南門

舊唐書

夢千劍

公孫璞者雍州高陵人也武德二年爲華
州司馬年四十餘沉湎酒肉荒淫財色常
令家僮漁釣弋獵恣殺物命甘其口腹忽
夢千餘人持刀劍弓矢入其家擒璞殺之

璞流汗驚懼因成瘡疾遍身有瘡皆有口
及舌日夜楚痛求死不得璞表兄華陰令
賈宣古見其所疾驚曰未嘗見有此瘡當
是殺生太多宿業所致然也華山道士姚
得一多記神方可使人一往求問也璞依
教令其長子到華山具述所疾涕泣求救
得一曰此疾是殺生害命衆寃所爲可修
黃籙大齋懺悔宿寃疾冀可愈爾其子以

此告璞便於所居修黃錄道場七日至第
五日璞夢青童二人引至一處門闢宏麗
如府署良久天上有黃光如日直照地司
門大開即見魚鱉鳥獸豬羊牛馬奇形異
狀者千百頭從門中出乘此黃光旋化爲
人飛空而去逡巡化盡青童曰此是汝之
所殺冤魂今天符旣下乘功德力託生爲
人汝罪已除瘡疾亦愈旬日之間璞乃平

復璞全家修道居於華陽山焉

道教靈驗記

集劔

史思明旣王有數十州之地年餘朝興遂爲王太子朝興辛氏之長男特爲思明所愛嗜酒好色凶橫頑戾招集幽薊惡少與其年齒相類者百餘人爲左右皆彎弓利劔飾以丹雘珠玉帶佩印雕鏤金銀控彈揮刃常如見敵

唐書

海上仙峰劍

楊妃夢與明皇遊驪山至興元驛方對食
後宮忽告火發倉卒出驛回望驛木俱爲
烈焰俄有二龍帝跨白龍其去若飛妃跨
黑龍其行甚緩左右無人惟一蓬頭黥面
物貌不類人望帝去甚遠觸一危峰沉烟
靄中開目則獨自一室黥面物曰某此峰
神也有一騎來授記益州牧蠶元后倏然

夢覺翌日漁陽叛書至帝至馬嵬縊妃子
死帝曰夢今有應矣與朕遊驪山驪與離
同方食火發失食之兆火兵器也驛木俱
焚驛與易同加木于旁楊字也吾跨白龍
西游之象彼跨黑龍陰暗之理獨行無左
右之助一騎馬也峰神乃山鬼也果死于
馬嵬乎當授益州牧蠶元后牧養也養蠶
所以致絲也益旁加系縊字也帝後夢至

一處題曰東虛府又至一院題曰太一玉
真元上妃院入見太真隔一雲母屏對坐
不見其形帝曰汝思我乎妃曰人非木石
安得亡情異日當跨晴暉浮落景共游玉
虛中帝曰碧海無涯仙山路絕何計適耗
妃曰若遇雁府上人可附信矣後果有鴻
都道士於海上仙峰得劍合私言而迴

大唐

劔封侯

安祿山得飛鏗珪劔欲奏上乞封劔爲堅
利侯僚屬以無此例力止之

唐小說

劔棟

唐時軍中有透劔門伎大宴日庭中設幄
數十步若廊宇者而編劔刃爲棖棟之狀
其人乘小馬至門審度馬調道端下鞭而
進琤焉聞劔動之聲旣過而人馬無傷宜

武軍有小將善此伎每饗軍則爲之所獲
賞止于三數匹帛而已一日王者誤漏其
名此將忿恨訴于所管大將得復以召入
至呈伎之際極爲調審入數步忽風起馬
驚觸劍失序人馬皆斃於刃下

唐闕史

南楯題劍

唐盧駢負外才俊之士忽一日晏抵青龍
精舍休僧院詞氣悽慘如畜甚憂其呼嗟

往復十軒檻間僧開不對遠夜將整歸騎
徘徊四顧促命毫硯題于南楣曰壽夭雖
云命榮枯亦太偏不知雷氏劔何處更冲
天題畢草草而去涉旬出官未逾月卒其
詩至今在院僧逢看人輒話其異

唐關
史

啣劔效郭璞

自薛氏二子塾居伊闕先世嘗典大郡資
用甚豐一日木陰初盛清和屆候偶有扣

扉者啟關視之則一道士也草履雪髯氣
質清古曰半途病渴萃分一杯漿二子延
入賓位雅談高論深味道腴又曰某非渴
漿者杖藜過此氣色甚佳自此東南百里
有五松虬堰在疆內否曰某之良田也道
士愈喜因屏人曰此下有黃金百斤珽劔
二口其氣隱隱浮張翼間洛之分野某尋
之矣黃金可以分贈親屬甚困者其龍

泉白佩當位極人臣二子大驚異道士翦
方爲壇問其結壇所須曰微纒三百尺赤
黑索也隨方色綵纈素甚多洎几案爐香
裊褥之具又用祭膳十座酒茗隨之器皿
須以中金者二子則竭力經營尚有所缺
貸于親友又言某善點化之術視金銀如
糞土常以濟人之急爲務今有囊篋寓太
微宮欲以暫寄二子許諾即召人負荷而

至巨笈有四重不可勝緘鏘甚嚴祈託以
寄旋至吉日因大設法具于五松間命二
子拜祝訖亟令返居閉門以俟且戒毋得
窺隙某當效景純散髮銜劔之術脫爲人
窺則禍立至俟行法畢當舉火相召可率
僮僕備畚鍤來及夜而發之冀得靜觀至
瑤也二子依所教自夜分危坐專望燭光
杳不見舉不得已開戶覘之默絕影響步

至對下則擲杯覆器飲食狼籍綵縷器皿
悉已攜去輪蹄之跡錯于其所悉用微纏
束固以遁因發所寄之笈瓦礫實中自此
家產甚困失信于人驚愕憂慚默不得訴

唐國
史

星月徵劔

長慶元年八月辛巳夜東北有大星自雲
中出流白光照地前後長丈二尺五寸西

別表

卷下

學

三

星月徵劔

北入蜀滅太白在軒轅左角西北一尺所
是月壬辰夜太白去太微垣南第一星一
尺所九月戊戌夜太白順行入太微去左
執法星西北一尺許乙巳夜去左執法二
寸所辛亥月去天闌西北八寸二年正月
戊申魏帥田布伏劍死史憲誠據郡叛

唐書

天文志

腰劍

進士崔涯張祐下第後多游江淮常嗜酒
侮謔時輩或乘其飲興即自稱豪俠二子
好尚旣同相與甚洽崔嘗作俠士詩云太
行嶺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劍一朝若
遇有心人出門便與妻兒別由是徃徃傳
于人口一夕有非常人粧束甚武腰劍手
囊囊中貯一物流血殷于外入門謂曰此
非張俠士居耶曰然揖客甚謹旣坐客曰

有一仇人之恨十年矣今夜獲之喜不能
已因指囊曰此其首也問張曰有酒店否
命酒飲之飲訖曰去此三四里有一義士
予欲報之若濟此夕則平生恩仇畢矣聞
公氣義能假予十萬緡否立欲酌之是予
願也此後赴蹈湯火誓無所憚張深喜其
義且不吝嗇即傾囊燭下籌其縑素中品
之物量而與焉客曰快哉無所恨也遂留

囊首而去期以却回竟去及其不至五鼓
絕聲杳無踪跡又慮囊首彰露以爲已累
客且不來計無所出乃遣家人開囊視之
乃豕首也由是豪俠之氣頓衰矣

冒劔

王播爲京兆尹時禁屯列畿內者出入屬
鞬佩劔豸人冒之以剽劫又勲戚家馳獵
近郊播請一切苛止盜賊不能隱皆走出

竟

鹽城劔

高駢末年惑于神仙之說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等皆言能役使鬼神變化黃白駢酷信之遂委以政事用之等援引朋黨因大行威福苟若無人歲月既深根蒂遂固川之自謂磻溪真君張守一是赤松子諸葛殷稱將軍有一蕭勝者謂之秦穆公駢

馬皆云上仙遣來爲令公道侶其鄙誕不
經率皆如此蕭勝納五百金賂于用之用
之曰爾何欲曰欲得知鹽城監耳乃見駢
爲求知鹽城監駢以當任者有績與奪之
間頗有難色用之曰用勝爲鹽城者不爲
勝也昨得上仙書云有一珪劍在鹽城井
中須一靈官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人欲遣
去耳駢俛仰許之勝至監數月遂匣一銅

七首獻于駢用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者
也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敢犯駢甚異
之遂飾以堊王常置座隅駢嘗授道家秘
法用之守一因刻一青石如手板狀隱起
龍蛇近成文字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潛
使左右置安道院香几上駢見之不勝驚
喜用之曰玉皇以令公焚修功著特有是
命計其鸞雀不久當降某等此際謫限已

滿便應得陪幢節同歸真境也它日瑤池
席上亦是人間一故事言畢歡笑不已遂
相與登延和閣命酒肴極歡而罷後於道
院庭中刻木爲雀大如小駟羈轡中設機
板人或逼之奮然飛動駢嘗羽服跨之仰
視空濶有飄然之思矣自是嚴齋醮飛鍊
金丹費耗資財動踰萬計日居月諸竟無

驗

廣陵妖
亂志

好劍槊

唐僖宗不親政事專務遊處好騎射劍槊法筭至于音律蒲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鬪雞與諸王賭鵝鵝一頭至五十緡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豬曰朕若應擊球進士舉須爲狀元

唐書

宦官劍

昭宗龍紀元年上將祀圜丘故事中尉樞

密皆衫侍從僖宗之世已具襴笏至是
又令有司制法服孔緯及諫官禮官皆以
爲不可上出手札諭之曰卿等所論至當
事有從權勿以小瑕遂妨大禮于是宦官
始服劔珮侍祠

唐書

劔鋤花

元帥府檢校司徒錢仁伉與都虞候金沼
比鄰沼堂東植牡丹一本開花三百餘朵

其色如血如金含稜每瓶子頂上有碎金
絲如蛺蝶之狀一城以爲殊異每歲花開
張宴仁侂預焉天寶七年春三月纔開一
兩朶仁侂一夕洪飲擊劒程服中單背負
大籃左手攜鋤腰插犬匕首踰牆而過沼
中外無知者鋤取牡丹置籃中乃平其地
空中聞有吁歎之聲微若遊蜂音辭曰一
花三百朶含笑向春風明年三月裏朶朶

斷腸紅仁侂異之移植于亭後沼覺矣明年花盛開乃宴召沼沼一見無語得疾以歸至夜憤悶不已以刀決腸而卒腸皆寸寸斷果符空中之語

唐史拾遺

劍聲

五代梁貞明元年末帝德妃夢將葬康王友孜使刺客夜入寢中末帝方寐夢人害已既寤聞榻上珣劍鏘然有聲躍起抽劍

曰將有變耶乃索寢中得刺客手殺之遂

誅友孜

五代史

劍名奪命龍

蜀王建初起軍中隱語代器械之名以犯者爲不祥呼其劍曰奪命龍刀曰小逡巡

五代史

陳州婦人劍

五代契丹入寇之初陳州有一婦人號曰

白頸鴉形質粗短髮黃體黑來詣戎王稱
男子姓名衣冠拜跽皆如男子戎王以爲
懷化將軍委之招輯山東羣盜其屬男子
數千皆服役之前後夫數十人少不如意
皆手刃之僞燕王趙延壽問之自云能左
右馳射被韃日行三百里盤矛擊劍皆所
善也後爲兖州節度使馮彥弼戮之

戰酣劍折

白延遇歷典禁軍遷至檢校司

福中

晉祖在鄴安鐵胡叛于鎮州帥衆數萬指
闕而來晉祖命杜重暉統諸將以禦之時
延遇不豫其行乃從告晉祖願以身先及
陳于宗城延遇帥其屬先犯之斬級數百
戰旣酣而劍亦折諸將由是推伏晉祖聞
之即命中將使以瑤劍良馬賜之常山平
以功授檢校司空充馬軍右廂都校

五代史

劍倚門

南唐劉士珂赴選東入徽安門日晚店家
皆滿有一店甚靜一人倚劍立門覩士珂
因留宿既入少選傳云祭酒屈郎君食引
士珂擁爐飲酒入夜共被即婦人也祝士
珂不可語它人後詢其所由乃功臣李抱
玉家主謀之青衣石祭酒也因亂時抱玉
挾名奏授國子祭酒

南唐書

匣樓劍

九江郡自梁太清奠湓口湓口乃漢灌嬰所築也灌井在焉故余家晉益杆事猶有冢居城中城負江而山形勝盤踞三方阻水頗難於攻取開寶中曹翰討胡則踰年不下或獻計于翰曰城形爲上水龜非腹脇不可攻從之果得城至今父老指所由人云在北闔新倉後郡治之前對匣廬有

峰曰雙劍乾道間蜀人唐立方文若來爲
守謂翰實屠城而李成等寇亦嘗入郛殘
其民取陰陽家說意劍所致乃闢譙樓前
地築爲二城夾樓矗其上謂之匣樓曰匣
實藏劍江人相勸成之有曰者過其下曰
是利民而不利於官立方聞之不以為意
居一年果卒官其異如此立方故知名嘗

官中書舍人

程史